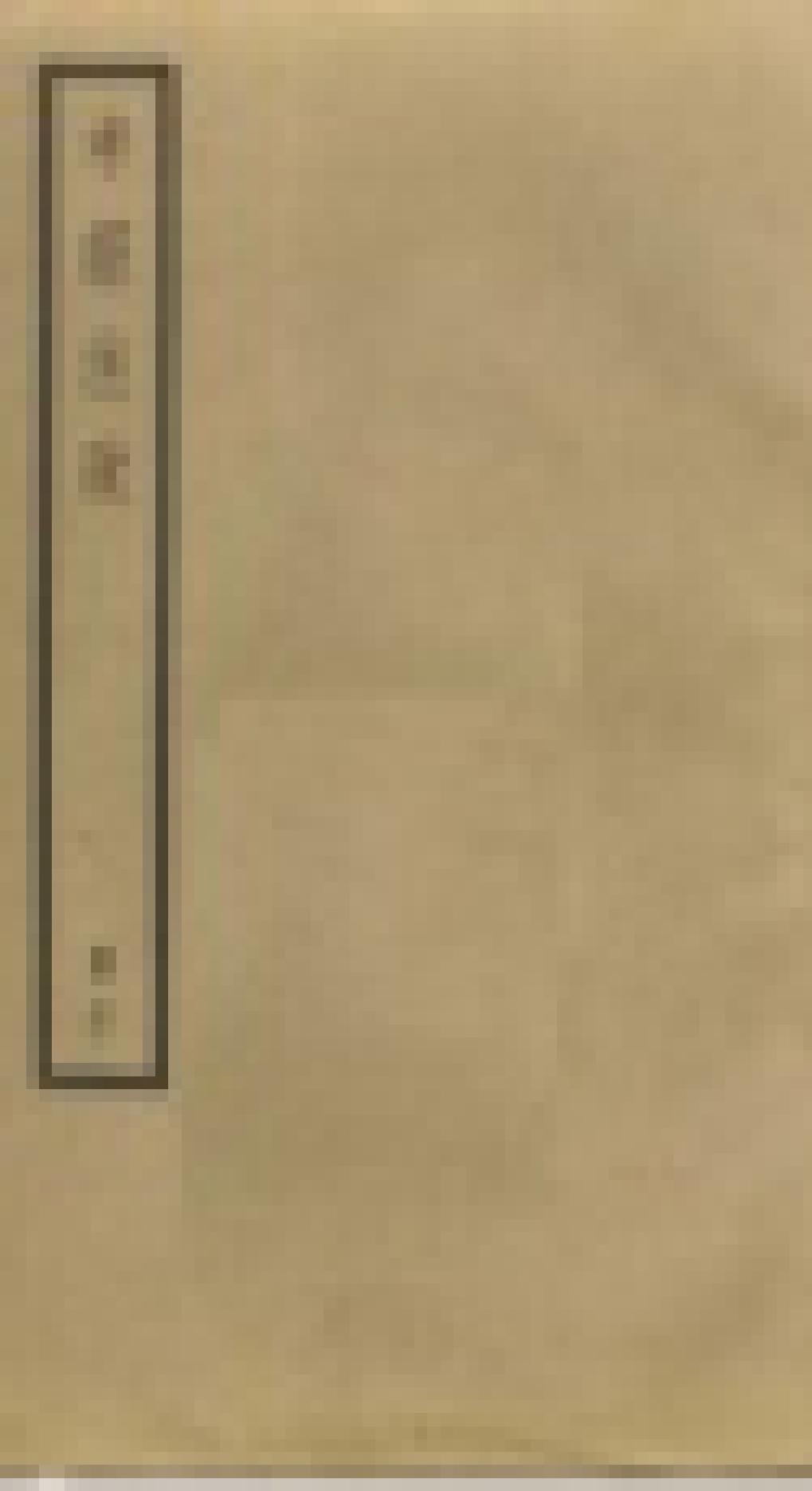


孝經注疏

冊全



孝經注疏

臣等謹將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丁輔之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三卷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玄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玄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

文二本今文稱鄭玄注其說傳自荀爽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

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
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
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
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
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疏

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

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爲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帝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爲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爲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

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

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

正義曰

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

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旣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

正義曰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爲百行之

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爲順事親能孝移之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事君則爲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

孝經疏

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言褒貶諸侯善惡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歟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變仁言德也經曰昔者明王

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正義曰經曰至形於四

海○正義曰此

第二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侯也順逆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也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正義曰男爲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正義曰男爲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復猶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庶幾廣愛形于四海疏正義曰此上意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又案經作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繁改字四海卽四夷也又案

經別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

疏

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二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

遲典籍散亡傳注跡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情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

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

疏

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

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未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爲惠王及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曰始皇帝立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四常六卿之歲封子弟立功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爲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陝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益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阨之後典籍滅亡濫觴於漢傳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尙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

疏

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淹鷁及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

鷁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

鷁臣翰注云濫謂小流貌鷁酒醕也謂發源如

一醕漢者巴蜀之間地

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云濫觴

於漢也其後復盛則如江矣釋名云酒淳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故魯史春秋學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旣喪但餘此糟粕耳

開五傳

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名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十錄云名倅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夾二義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

國風雅頌分爲四詩

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

國風雅頌分爲四詩

正義曰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

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商傳至大毛公名享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端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侯始昌昌授后蒼輩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傳夏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爲魯詩傳一聖逾遠源流益別

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爲秦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真實而學者互

衆流謂其近觀孝經舊注躋駭尤其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文不同也近觀孝經舊注躋駭尤其疏

相宗尚踰乖也駭錯也尤過也今言觀

於者語更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踰駭尤甚也

正義曰至

於者語更

端之跡也跡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爲始

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爲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案

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氏荀爽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

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亮孔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

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玄所說各擅爲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

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陽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

者亦爲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

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焯亦作疏與鄭義俱

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業擅專門猶將十室

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

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

略皆祖述而已其於傳

守己業專門命氏者尙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

宮內謂之家但與上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

言蓋后蒼張禹鄭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

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

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戶牖矣言其妄爲穿鑿也攀逸駕者必騁殊

軌轍疏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顓淵問於仲尼曰夫子

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

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

轍車輪所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

爲隱蔽其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

也浮僞謂浮華詭辨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致大過也

正義曰道者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皆

孝經注疏序

二二 中華書局聚

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爲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爲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爲主。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爲第四段序作義望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事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爲老子命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紹字孔才，廣平鄆鄆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劉玄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玄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玄所遺失，仕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玄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玄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三十家，雖義有精麤，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謚宣德先生。初，玄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先生初，玄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

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爽所學爲非鄭玄所注請文藏祕書王儉違其議在

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

五經之旨趣疏

正義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

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貫疏

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

貫疏

正義曰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

貫疏

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

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

易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繅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

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繁苟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

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爲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

琰圭者取其美名耳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爲第五段言夫子之

句之內意有兼明疏

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

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

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爲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用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

孝經注疏序

義闕疏

正義曰

言作注之體意在約

文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

正義曰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

發謂發

暢復恐

太略則

大義或闕

疏以廣

大發

越揮

謂揮散

若其注文

未備者

則具存於

疏用此義

疏以廣

大發

越揮

散夫子

之經旨

也

孝經序

孝經注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

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尤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入分

御扎勒于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

又多闔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

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惄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

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

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德經

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

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

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

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

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

威儀禮節之餘威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

有百行以孝爲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

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

孝經注疏

孝經注疏

正義

一

中華書局

聚

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理有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道。本荅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且三起會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乘間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懃懃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鷁笑鵬。罔兩間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爲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徧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荅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大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獨假曾子爲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固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爲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天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作經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

卒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

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明在春秋之文同春秋作也○御者按大戴禮感德篇云德法者御

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

轡司會均入以爲軻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

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是

手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

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含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爲

其所以御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

御刷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爲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

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

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

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

也玄宗唐弟十六帝也諱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卽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

五年年七八登遐謚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序并注序者

釋經指使義理著近古皆謂康成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

璞云又爲端緒然則此言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

曰鄭氏注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末

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末

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事逃難。至黨錮事解舛然則經古文尚書毛詩

孝經注疏正義

一 中華書局聚

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誠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謂荅璫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盲荅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時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莹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經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解驗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諸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隨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爲孔鄭二家家雲

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爽范曄以爲鄭注故爽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爽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壁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辭既是又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旣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郗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

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爲定

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玄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據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冲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絲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
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

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尙書左僕射兼右

相吏部尙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

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

帝注孝經臺中闇人名下攢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未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付姪慥收時寓邑之廢寺居東齊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亞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疏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校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卽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行每章首行廿一字餘低一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明萬曆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序

此五字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同案注原作註今訂下同說詳唐玄宗序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

今改作注

今特翦截元疏

案翦原作剪俗字今訂正下同此本序低二字分作六行閩本監本低一字分作四行毛本頂格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邢昺等

奉勑校定注疏

是銜在第八行第九行魚字另提行並低字半閩本監本在第六行第七行魚字另提行低一字毛本在第二

行序前翰字上增宋字低一字臣字不側註校作較案當作校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以爲比校字案王溥唐會要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闡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又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宮卽序所謂冲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别矣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

奉右撰

在此十二字在第十行低字半閩本監本在第九行低一字毛本改入序文卽今

京兆石臺孝經是也之下案秀水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

嘉善浦鏗正誤云寄當冀字誤案寄字不誤浦鏗所寄屬下讀因疑寄爲誤字浦鏗書不盡足

據此類是也

雖備存祕府

閩本祕作秘案秘俗祕字後仿此

皇侃

廣本監本毛本作皇侃案侃俗侃字

播於國序

毛本於作于

辨鄭注有十謬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案張參五經文字云辦理也辨别經典或通用之

乃自入分御扎

閩本監本毛本扎作札是也此本御字提行是宋刻舊式監本承之毛本改接分字下

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監本毛本臺作臺是也下仿此

孝經正義

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邢昺等

奉勅校定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金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閩本第二行校作較後並同案較當作撰監本宋誤朱今改正

監本二三兩行刻技刊官銜首行孝經正義下著宋邢昺校四字毛本在

御製序并註

此本御字頂格閩本監本毛本低一格疏同監本註字加圈毛本作陰文字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是也又案唐會要云開元十

是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凡再修正義但云開元十年而不及天寶五載非也

博士江翁毛本作博士是下仿此

少府后倉

毛本倉作蒼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蒼

相譚新論云

閩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本之證譚當作譚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

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信陽太宰純所校僞古文孝經孔傳

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周書謚法

毛本謚作謚盧文昭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錯曰兮聲也謚笑兒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

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謚以玉篇以爲真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謚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並不从兮从卽字林以謚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寶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非也下仿此

至順曰孝

案浦鏗云謚法解無此文

而爲孝事親常行

案正誤作孝爲是也

夫子隨而荅參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隨後同荅毛本作荅閩監本作荅案答非也五經文字荅荅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會經典及人閒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

夫子刊緝前史毛本緝作輯

而修春秋監本修作脩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

按鉤命決云此本誤決訛下仿此監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此本作本毛本作本下仿此

孰能非乎正誤非作外

名教將絕此本作絕毛本作絕是也下倣此

以爲對揚之躰閩本監本毛本躰作體案玉篇云躰俗體字

非待也正誤待下有問字是也

皆遙結道本荅曾子也正誤道本作首章

必其主爲曾子言此本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荅曾子已了此本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何由不待曾子問 毛本由作由避明熹宗諱後同

更自述而脩之

正誤脩作明

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

正誤三作首別作言

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

正誤故作蓋

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此本更誤史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楊雄之翰林子墨

毛本楊作揚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

侯後并於晉因爲氏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正誤云監本誤楊非也

經教發極

正誤極作抒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此本誤作日閩本監本毛本日改目是也

然入室之徒不

案不下脫一字

則凡聖無不孝也

毛本孝誤盡

龍逢 閩本監本逢作逢

孝以伯奇之名偏著

監本毛本以作已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是也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案大戴禮本作銜

內史太史

案今本大戴禮作大史內史

此御政之體也

閩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

諱隆著

閩本毛本著作基不誤

謚曰明孝皇帝

明字據毛本補

敘緒也

此本誤叙閩本毛本作敘是也下仿此

言非但製序此本但誤旦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

案今俗所行孝經

文苑英華行作傳

而晉魏之朝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

有荀爽者

監本毛本作景非

晉末以來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

著作律令文苑英華唐會要作作在是也

遭黨錮之事逃難案此下當依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注禮二字

鄭君卒後唐會要君作元

有中候此本誤侯依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候

大傳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書傳是也

毛詩謂閩本監本毛本謂作譜是也

許慎異議文苑英華唐會要許上有駁字議作義是也

箴膏盲監本毛本盲作育是也

分授門徒閩本監本毛本作分撥誤也文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

各述所言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

更爲問荅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

唯載禮易論語此本唯誤佳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載
下有詩書二字是也

趙商作鄭玄碑銘文苑英華唐會要玄作先生

具載諸所注箋驗論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作稱諸作其驗作駁是也

晉中經薄

文苑英華唐會要薄作簿

尚書守候

閩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重是也

則有評論

此本有誤者今改正

宋均詩譜序云

文苑英華均下有於字譜作緯唐會要亦有於字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此本北誤比今改正

非玄所注時明

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惟注字作著

其所注皆無孝經

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爲鄭玄傳者載其七字

唯范氏書有孝經

監本范誤鄭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

有司馬宣王奉詔

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奏云三字

而不言鄭

文苑英華而下有都字

好發鄭短

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

而肅無言

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

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
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鄭氏曾注此經或
成於後人之手未可知也非之者始於陸澄而極於劉子元此固無關乎
異同因讀子元議附訂於此

辯論時事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

未有一言孝經注者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字言下有引字注上有之字
以此證驗文苑英華唐會要以作凡是也

乘後謬說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文苑英華世作代

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文苑英華言上有夫字謬作疎唐會要脫下四字
語甚詳正諸本甚誤其據浦鎧正誤改

不被流行文苑英華唐會要被作復

祕書學生王逸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
士

送與著作王劭唐會要文苑英華作字下有郎字

仍令校定毛本校作校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 文苑英華唐會要此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

此本此誤二字倒誤

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爲字唐會要此爲

具載此注

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字唐會要同序下有云字

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五

無出孔壁

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

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文苑英華唐會要尙未作有字是也

妄作傳學

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妄作此傳是也

具禮矣

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乎字

然故者建下之辭

建下閩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非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連上是也

是古人既沒

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是古文既亡

以應二十二之數

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章字

非但經久不真

監本毛本久作文

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用改因

脫之應功

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僞孝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僞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僞孝經孔傳朝作旦

露髮徒足僞孝經孔傳作露體塗足文苑英華亦作塗唐會要作跣足

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僞孝經孔傳之作焉安作休

分別五土此本土誤士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殘經缺傳四字

請准令式唐會要作望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唐石經此三字八分書

跋此本跋字陽文加圈於外監本方圈閩本毛本陰文閩本作跋監毛本

至於序末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末是也

凡有五段此本作段閩本作段毛本作段案當作段今依訂正下仿此

朕言惠可底行案當作底顧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氏段玉裁云此說大誤底訓柔石

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底誤底厂部底致也不誤

目之不觀 閩本監本毛本觀作覩

中古末有釜飯 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其風朴略者 閩本監本毛本略作畧案古畧略字皆田在左

因親於外親 浦鎧云因周禮作姻

大古帝皇之世 閩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皇與曲禮注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 案經作治序作理避唐高宗諱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唐石經此處殘闕

至形於四海 毛本於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 閩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同

公侯地方百里 案王制地作田

朕嘗三復斯言 岳本嘗作嘗石臺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 唐石經此處疑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義曰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無繁改字 監本毛本繁作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唐石經絕字殘闕石臺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絕案作是也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日廣韻云絕斷

也下仿此

異端起而大義乖

監本起作起案監本凡從走字多作忝

典籍散士

閩本監本毛本籍作籍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

閩本監本毛本四作泗是也

況泯絕於秦

石臺本泯作泜避所諱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謂之間

閩本監本毛本謂作渭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仲

監本秦仲誤秦伯下稱秦爲泰監本作稱泰爲泰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

案史記按作以

王十四年

閩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享于越進曰

閩本監本毛本享作淳于閩監本作于是也

封子弟立功臣

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

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

案史記所作功是也

皆阮之咸陽

閩本監本毛本阮作坑下焚坑此本作焚阮案史記作阮坑俗字

不避風雨

正誤兩作則屬下讀

大收篇籍

閩本監本毛本籍作籍是也

出其交芝所藏

閩本監本毛本交作父是也

沉其少

閩本監本毛本沉作况案當作況

左氏傳三千卷

閩本監本毛本千作十是

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

案卷下當作穀梁子魯人名赤

十錄云

案十當作七

王吉善鄒民春秋

閩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

監本毛本商作韓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享

閩本監本享作亨案當作亨

萇名置其篇 閩本監本毛本名作各是

傳夏侯始昌 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

昌授后蒼輩毛本輩作輩案輩俗輩字

以經爲訓話教之 閩本監本毛本話作詁是

近觀孝經舊註

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案漢唐宋人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

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辵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

揖廣雅云註識也是也

躡駁尤其

閩本躡作蹠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監本毛本作蹠

虞槃佑 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校

賀場

案場當作瑒瑒字德漣南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壞璧

閩本監本毛本璧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

牕牖矣毛本牕作牕監本作牕並非下仿此

必騁殊軌轍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閩本毛本軌作軌不誤下同

而回瞻若乎後耳

閩本監本毛本瞻作瞪是也正誤耳作矣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

案上道字當作成諸本並誤

唯行小道華辯

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

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

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唯榮華作爲

閩本監本毛本作下有浮字案序文當有

不爲義列

監本毛本列作例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

浦鐙云例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翻
岳本作翻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吳

閩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爲老子命語國語

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內史

閩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史今改正

乞送吏部

案隋書本傳送下有詣字

雖義有精麤閩本監本毛本麤作粗案當作麤

用功頗少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案隋書舉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閩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請文藏祕書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易行上繁荷閩本監本毛本上作止荷作苛案周禮鄭注作去煩苛

錯侯閩本監本毛本錯作諸不誤

聯字分強正誤強作疆

志在殷勤垂訓毛本勤改懃案殷勤亦作懃懃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浦鏗云順當須字誤是也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

孝經注疏

序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爽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謂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卽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卽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卽忠於事君也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荅之體

語似若孔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在微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
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
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
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
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述
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娶以尼爲和今並不取
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
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
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
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
受命爲宋卿而生孔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用乙配子或以
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生叔梁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
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皋夷父生
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
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
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
侍有坐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
侍坐據此而言明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至道德
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
行此至要之化則上臣人和睦無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
以知之。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本教之所由生也

言教從復坐吾語汝。

曾參起對

孔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
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

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王之天子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道之言義既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者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敬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敬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敬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

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

爲先揚名爲後揚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至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全而

敢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其後正義曰云能言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是也云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君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闔棺乃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終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注言行至身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

○注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注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注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君爲中七十致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

○注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

○注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脩其德也

○注詩大雅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脩其德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念爾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既畢乃引大雅

○注詩大雅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脩其德也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

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謂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弓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弓者或事錢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弓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弓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

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

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也博愛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廣敬愛敬盡於事親而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蓋天子

之孝也蓋猶略也孝道

疏

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慢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

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

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

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

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

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

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

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
 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則能推
 不敢慢其父母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子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
 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
 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
 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
 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
 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
 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
 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
 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
 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章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
 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
 蕭蕭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擊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
 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王者並相通
 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反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
 否梁王荅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
 敬下而地言德教於百姓當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
 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盡於事親
 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盡於事親
 法至則也正義曰刑法也釋詁文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也云則德
 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
 尚書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百姓爲百官爲天下者謂天下之人皆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言百舉其多也

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以四夷釋四海案孔傳云蓋者事較之辭劉炫云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則此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鄭注云蓋者事較之辭劉炫云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較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甫刑卽尙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尙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卽尙書呂刑也者尙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繙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尙書爲呂刑者孔子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繙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然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事示不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然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人言予一人予我一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人稱予一人予我一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注疏卷第一

孝經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熙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頂格疏另提行亦頂格閩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接第一字下提行處低二格後章並同鄭注本無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證

以此章總標

監本毛本作標案作標不誤下標其同

樂歌竟爲一章

案今本說文作樂曲盡爲竟

郎夫孝始於事親也

閩本毛本作卽夫是也

揚名之上

正誤上作義

因諫爭之臣

閩本監本毛本爭作諍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諍

卽忠於事君也

案忠當作中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

正誤紀作終

自標己字

監本毛本標作標是也案已當作己

徵在旣往廟見

案廟乃廣之譌閩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汗頂監本毛本汗作汙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塗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邱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監本毛本獻作獻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九穀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

又以邱爲娶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正誤閔作襄是也

右文孝經云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侍今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監本毛本生作王石臺本岳本作主

汝知之乎岳本汝作女鄭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避席曰鄭注本避作辟用假借字與此本不同

敏達也石臺本岳本閩本毛本達作達達從幸得聲幸音他葛反作達非也下仿此

夫孝德之本也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本作本石臺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五經文字云經典相承從隸省作本後同

人之行莫大於孝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夫字是明皇所刪

吾語汝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聰敏閩本聰字模糊監本毛本作聰俗字

云教之所生也者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爲要浦鑑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
性未達何足知盧文弨校本下補此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案然當言字之譏

已當全而歸之石臺本岳本已作己是也

揚名於後世唐石經世作廿避唐太宗諱

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未示其跡閩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是終於立身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無念爾祖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脩其功德也

正誤常作當

卽言句曰武曰

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勾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標居其首

監本毛本標作標

亦曰天子

正誤亦作故是也

敬親者

宋熙寧石刻敬作勦追避宋翼祖諱

刑于四海

鄭注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於

柰何不敬

閩本監本毛本柰作奈案柰本果名假借爲柰何字俗作奈何非也

沈宏云浦鏗云按陸氏注解傳述人當袁宏之誤

溫清搔摩

閩本監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肅肅悚慄

閩本監本毛本慄改悚

王者並相通否

案王宜作五

反相通也

正誤反作互

而言德教加於百姓 毛本於作于下同案經作於

不假旨保守也 楠鍾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 毛本於改于

案周禮記爾雅正誤記上補禮字

楊之水 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

義當易意則引易 毛本義作意非

孝經注疏卷一校勘記

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邢昺注疏

充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可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儉謂之

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

○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盈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

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とき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爲驕奢泰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居財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上釋云皆有社稷者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苴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勾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卽勾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並如條之說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取爲君恆須戒慎雲疏詩云至薄冰○正

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
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
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
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
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
充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
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

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

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

是故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法不言非道不行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

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三者

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蓋卿大夫之孝也

正義曰非先王至孝也○正

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

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

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

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天下無怨惡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風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各有等差者案尙書臯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得僭上是也又案尙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七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不得不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旛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而尊以其日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絳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冕祭

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續次六曰漢次七曰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九也鷩畫以雉五也繩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鷩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必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王制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卽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卽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卽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至擇也○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君子所最謹出己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行首章一敘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行不虧不虧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假多戒言行不虧不虧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謂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故能守宗廟也則詩云夙夜者義見未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詩云夙夜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解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詩云至一人夙夜不惰敬事其君也述卿大夫孝終畢乃引大雅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古文解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注

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疏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答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於君則爲忠矣以
敬事長則順於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祀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正義曰資於至孝也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
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

○正義曰云資取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也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旣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尙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而已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旣言宗廟士大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謂父母也所生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無辱其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無辱其親也○正義曰云取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取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

孝經注疏卷第二

孝經注疏卷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諸諸列國之君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下諸字作侯是也

奢泰爲溢

監本泰作泰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從小者訛

然後能保其社稷

案減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

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

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而和其民人

石臺本民作民避唐太宗諱

則長爲社稷之主

毛本長誤常

所以當守其貴

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案經作長

仁是稍識仁義

閩本監本毛本上仁字作人案當作人

皆謂華侈族恣也

閩本監本毛本族作放不誤毛本謂作爲非也

苴以白苴而與之

監本毛本下苴字作茅是也

共工氏之子曰勾龍案左傳之作有

如臨深淵

石臺本唐石經淵作滯避唐高祖諱

臨深恐墜

鄭注本作隊此正義本則作墜案隊墜古今字

履薄恐陷

監本陷作陷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岳本毛本作陷是也

恆須戒懼

石臺本岳本懼作慎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

臨深恐薄墜履浮恐陷者閩本監本毛本薄墜履浮作墜履薄是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石臺本法作灋案灋法古今字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

石臺本法作灋自此以下注文皆作法

然後能守其宗廟

釋文云本或作廟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廟古文廟字

七服藻火

案七當作士

所謂三辰旌旗

監本旌作旂是也

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

皆畫以爲績 閩本毛本續作績是也

凡七章 案上下文作凡幾也此處亦不應作章

毳畫虎雉 閩本監本毛本雉作雉是也

玄者衣無衣 正誤下衣作文是也

此依正義 浦鑑云正疑王字誤案浦說是也

後謂德行 正誤謂作論

懈惰也 石臺本作墮下同案華嚴音義上引作懈墮也與石臺本合

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 監本毛本寐作寐是也

釋古文 閩本監本毛本古作詰是也

懈惰也 釋言文 閩本監本毛本作惰也此本誤惰世今改正案今爾雅釋言隋作怠

士章第五

惟一荅十爲士 毛本惟作推荅作合案毛本是也

故禮辨名記曰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下今辨同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

言事父非愛與敬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兼不誤

又言事土之道

監本土作主亦誤閩本毛本作上

故愛敬雙極也

閩本監本双作雙毛本作雙案毛本是也

廣雅曰位涖也

正誤云廣雅作涖祿也案浦鏗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涖取同聲之字爲訓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涖下脫去也字

遂與下條合而爲一孝經正義可據也

孝經注疏卷二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邢昺注疏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疏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用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謹身節用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以養父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踐。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爲孝也。

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稽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

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者。

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

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

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生於陸稻生於水。○注其所宜此分地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

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踐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

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徵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之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贊諸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有也。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有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故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反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恆患不及也。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瓌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己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數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荅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患不均左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

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尙以爲難則寡能無福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灾禍何得稱無也荅曰來問指淫凶悖懸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卽終若今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同溼懸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十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有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己者哉

三才章第七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旣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

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正義。

曾子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正義。

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則天之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正義。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常也。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旣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注經常謂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卽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所常德也。云若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三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常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也。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利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義者故云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爲常。

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元。缺十一字。

一以經之者，天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

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先王

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其親

無有遺其親者。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

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

愛之道，以率人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

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正義曰：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

有遺忘其親者。卽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脩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

郤穀云：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

起發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正義曰此依魏注禮記鄉飲酒
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
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
者當用禮以檢之○元缺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
○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
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
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
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
知好惡而不敢犯也者謂人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
行化人皆正義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
瞻之也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先及大臣助君
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
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傅太保是周之
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
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詩
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中君之過也政之
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道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
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中君之過也政之
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
又案尙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
稱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
上好是物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衣
義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
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師尹
從上非惟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
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

師之什今
不取也

孝經注疏卷第三

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卷三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案卽府吏之屬閩本監本毛本案卽作兼包吏作史是也

爵列之以爲士有員位閩本監本毛本爵列作嚴植是也

人謂衆民閩本監本毛本作人無限極

故士以下以爲庶人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皆是也

秋斂冬藏石臺本作秋收鄭注本同案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此作斂斂斂乃正俗字

四事順時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四作舉是也此本正義亦誤作四

原隰之宜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各盡所宜是也

用節省則兄飢寒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兄作免不誤閩監毛本飢作饑案當作飢

公賦時充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時作旣不誤岳本充改足監本誤克則篤養不闕矣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篤作私矣是衍文

庶人之孝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作爲是也

止此而已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唯案正義正作唯

用人至孝也

閩本監本毛本人作天不誤

言庶人服田力釋

閩本毛本釋作穡是也

謹身其道

閩本毛本身作慎閩監毛本道作身是也

節省用而以供養其父母

閩本監本毛本省下有其字無而字

以畜養爲事

閩本監本毛本事作義

秋斂冬藏孝

閩本監本毛本孝作者是案鄭注本作秋收此作秋斂非也

此四事順時天道也天云

閩本監本毛本四事順時天道也作依鄭注也爾雅釋不誤

夏爲長統

閩本監本毛本統作毓案爾雅作嬴釋文云本亦作嬴

秋爲收斂

案爾雅斂作成

冬爲肅殺

閩本監本毛本肅殺作安寧是也

安養閉藏地之義也

閩本監本毛本養作寧卽無地字是也

云四事順時 閩本監本毛本四作舉案嘗作舉

謂服百畝之事 閩本監本毛本服百作舉農是也

春三則爲種 閩本監本毛本三作生爲作耕不誤

夏長則耘苗

閩本監本毛本耘作芸案說文韻字注云除苗閒穢也或从芸作𦥧今字省艸作耘閩本以下作芸非也

秋收則獲刈

閩本獲作穫是也刈字閩監毛本改割

冬藏則入橐也

閩本監本毛本橐作廩

此依魏注也

閩本監本毛本魏作鄭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見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此本作魏注非是

其種宜稻梁

閩本監本毛本種作穀梁閩本作梁案作梁亦非周禮作麥

此分地之利者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也者此本誤倒今改正

此依本傳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孔不誤

則免飢寒者

監本毛本飢改饑下同

庶人無故不食珍

閩本監本毛本作食珍是也此本誤合吻今改正

淡三年之排

閩本監本毛本淡作及排作耕不誤

以三年繼之通

閩本監本毛本三下有十字無繼字是也

民無采色

閩本監本毛本采作菜案古多以采爲菜

二年賦用足

閩本監本毛本二年作云公用作既毛本足作充是也閩本毛本誤克

則私養不闕者

閩本監本毛本作養不闕此本誤力於田今改正正

謂常省節財用

閩本監本毛本作常省節財用此本誤黨有庠然後今改

公家取稅亦足

閩本監本毛本取作賦亦作充是也

而私養父母不闕之也

監本毛本之作乏是也

孟子曰

閩本監本毛本曰作稱非

劉熙注云

正誤劉熙作趙岐是也

又云公事已案方敢迨私事是也

閩本監本毛本已案方作畢然後迨作治不誤

此言惟此而已

閩本監本毛本惟作唯與注文合

無贊諸也

閩本監本毛本贊諸作贊詞不誤

故從天子已下 閩本監本毛本已作以

杠鼎之力 閩本監本毛本杠作杠是也

若率強之無不及也 段玉裁云率當作章

說孝道包含之義 浦鐘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

劉獻云 閩本監本毛本獻作璣

諸家皆以爲惠及身 閩本監本毛本惠作患不誤

惡禍可必及之 閩本監本毛本可作何

入是謂能食 閩本監本毛本食作養是也

十載方期一遇 閩本監本毛本十作千是也

制有曰 案有當作旨 唐玄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三才章第七

人之常德 石臺本常作恒岳本同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恒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

其政不嚴而治 石臺本治作治避唐高宗諱

孝是人所常德也

正誤所作之

明臨於下

正誤明作照是也

以晨羞夕膳也

正誤也作而屬下讀

無以常其利

此本其字下空十一字非也

天利之性也

閻本監本天作夫亦誤毛本作大

人之易也

鄭注本人作民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民案注作人避唐太宗諱

禮以檢其跡

毛本檢作檢避所諱正義同下仿此

故須身行傳愛之道

閻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又道之以禮樂之教

閻本監本毛本道作導

又論語曰

義以爲質按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文合

當用禮以檢之

此本之下空一字非也

先及大臣

正誤先作次

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鏗云古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句則疑謂字之誤

陳之道之示之閩本監本毛本道作導是也

臣哉鄰哉臣哉鄰哉閩本監本毛本下臣鄰字作鄰臣是也

言大體若身正誤大作同是也

孝經注疏卷三校勘記

孝子傳卷之二

孝子傳卷之二

孝子傳卷之二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言 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耳。主尚接之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

先王皆舉其多也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散也

疏

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

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懼心謂各脩其德盡其

法懼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

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

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注言先至孝理○正義

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云古曰在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

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

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

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敵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

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

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

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

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

因於殷禮案尙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於夏爵三

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摠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王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七牢。飧四牢。子男饗五牢。飧三牢。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唯上介有禽。獸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伯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祭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和者禮器云。大饗其王者事與注云。咸其饋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饋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今從革性和荆。楊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東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設又云。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楊州貢。蓀。蕩。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見各以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云。

其所貴寶爲贊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率下諸侯執豆邉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治國者不敢

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故得百姓之懼心

以事其先君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懼治國者至先君○正義曰此說諸

國者尙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懼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

謂諸侯也者此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

知諸侯之國也云鰥寡國之微者君尙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

賤者也言微賤之者國君尙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土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况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

義理又曰士大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懼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

百姓之懼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

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

有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理家

有所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大夫臣妾家之賤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正義曰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

奉養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

懼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

誘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鷄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
 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君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
 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
 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
 襄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
 云受祿養親者若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
 則得小大之懼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懼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
 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
 衣燠寒餧配酒醴芼麥。贊稻黍。梁秫。唯所欲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
 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
 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遠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
 大夫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
 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
 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
 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業宜須得其
 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况妻子者以王
 者尊貴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懼
 况家人之貴者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懼
 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致太平則灾害安沒享人用和睦以故明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敬下懼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故明
 此各得懼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也是如
 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是如

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灾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則懼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懼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親安之云沒享其祭者釋祭則鬼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物爲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注言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時爲灾謂風雨不節地反明王諸侯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文有至福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理如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應者福謂天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謂灾害不生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也義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謂灾害不生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也義引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讚美之也言天子身有至大德行使四方之國順而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此依鄭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順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此依鄭注也故詩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順而行之者也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經注疏卷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言先代聖明之王

石臺本王作主

主尚接之以禮

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王

故得萬國之懼心

鄭注本作歡此正義本則作懼萬石臺本作万注同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

萬國舉其多也

岳本多改作大數非是

皆得歡心

石臺本岳本毛本歡作懼是也

則指行孝王之考祖

正誤作祖考

古曰在昔曰先民

正誤重昔字依國語增也

還指首章之先王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指此本誤有今改正

王公饗餼九牢

案周禮掌客王作上

殮五牢

案當作飧从夕从食下同

子男饗五牢 案五上脫餼字當依周禮補

唯上介有禽獸 閩本監本毛本作上此本誤止今改正案周禮獸作獻

有千七伯七十三國也 閩本監本毛本伯作百案禮記作百

和者禮器云 正誤和作知

荆揚二州貢金三品 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玉裁云今人多作揚从才

攷廣雅云楊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
郭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是
郭所據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
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從木也

楊州貢蓀蕩 閩本毛本蓀蕩作蓀簜 是也監本蓀作桀不成字案說文作
筏隸變篠陸德明釋文云簜或作篠 理國謂諸侯也案經作治注作理避所諱

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石臺本享作亨

言微賤之者正誤作言國之微者又云下國字衍

此皆況惜有知識之人 閩本監本毛本況惜作說指

妻者君之主也 正誤君作親是也

賛稻案禮記作贊諸本從竹非也

黍梁毛本梁作粱不誤

若親以終沒浦鐘云以當已字之誤非也

故況列國之貴者閩本監本毛本作列此本誤則今改正

祭則鬼享之石臺本享作亨注同案亨通之亨烹飪之烹獻享之享古多作亨

上孝理皆得懽心閩本監本毛本同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

讚或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贊美之也

使四方之國正誤使作則

孝經注疏卷四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大於孝否

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

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又有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孝莫大於嚴父萬物資始於天故孝行之大爲天莫過尊嚴其父也正義曰曾子至其人也○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灾害不生禍亂不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案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雖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云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

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言無大疏昔者至孝乎○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爲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荅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后稷至配之○正義曰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露鼓露鼗孤竹

降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北於南之郊是建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之郊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案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天神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案左氏傳曰凡祀啓鑿而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則迎在未分之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鑿在建寅之月遇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鑿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饗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本德威仰木帝以駁之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饗配祭圜丘是天名之最尊也周之尊帝饗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不徧窺經籍並無以帝饗天配天之文若帝饗今配天則經應云郊祀后稷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圜天圜丘卽郊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天安又能復天得祀成命郊祀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也則郊非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

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案禮記明其二端○明禮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因祀五方上帝於神侑坐而食也案鄭注論語云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上帝之制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牒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後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炫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白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案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闔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也上圜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卽八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正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六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是也云則德教刑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方物也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帛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繩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采服

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也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其所因者本也

本謂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孝也○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也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案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案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飲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愈男輒革女聲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外傳者案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

引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案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已上今此處也案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經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搔癢痛縣衾篋枕以教愛者也者此並約內則文案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衢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衢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同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德之本也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父子之道天性也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其本於先祖也君臣之義也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爲君以臨於己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君臣之義也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相續

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己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道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案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案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君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太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言既有天性也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厚重莫過於此也

者謂之悖禮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

則無所法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謂身行愛敬也

則也所謂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

禮雖得志於人上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

君子之不貴也

君子之不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

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

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

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

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凶害

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

盡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案禮記言

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正義曰云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者君子之所不貴也者言君子如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也。

君子則不然不悖德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德義可尊禮也

作事可法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作事可法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

也進退動靜也不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越禮法則可度也

其德皆放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正君子至政象於君也

曰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

容可以觀望進退皆脩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此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能爲人所尊也知制作事業動得物宜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行也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可行道守正故

易成式於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己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案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案易乾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事故可度也○注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故以臨撫下人六事卽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案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儀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正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下則下人皆從之無法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正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夫曹風鳴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爲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正

孝經注疏卷第五

孝經注疏卷五校勘記

阮元撰廬宣句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參問明王孝理 岳本參改作曾子石臺本問作聞是也監本王誤至

更有大於孝不 岳本不作否

杜預左氏傳曰 案曰上當有注字

郊謂圜丘祀天也 監本祀誤配

各以其職來祭

毛本職作職案職俗職字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僖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注云各脩其職來助祭也是經文本有助字石臺本脫諸本仍之

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 案公字衍文

姜原 閩本監本毛本改姜嫄

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 監毛本薦作藉案史記周本紀薦作薦

黎民阻饑 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此作阻依古文尚書改非是殷玉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

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

圜鍾爲宮監本毛本鍾作鐘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今經典或通用
鍾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鐘皆作鍾

周公攝政踐祚而治監本毛本祚作阼是也

無主不行案公羊傳主作四注云合也

威仰本帝儀禮經傳通解續下有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念五字

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案其並具字之誤

於禮記其義文多盧文弨校本文作尤

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正誤其二端注明堂作堂位昔者周公是也

鄭玄云案玄當作元下同

夏后曰世室案曰當作氏

以茅蓋屋閩本監本毛本蓋作蓋是也九經字樣云說文蓋从升从盍張參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見升部升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臺亦作蓋今或相承作蓋者乃從行書訛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蓋

八牖者卽八節也

正誤卽作象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

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按月令作藉

六月西方成

案六當作九

注云絲帛也

案帛當作枲

故親生之膝下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膝作膝是也下倣此

懸衾篋枕

石臺本亦作懸篋作衾岳本作縣案嘗作縣隸書从竹字往往作升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本作節此衾字亦隸體也

子能飲食

案飲當作食讀如字下食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

九年教之數目

監本毛本目作日不誤

云出以外傳者

監本毛本外作就是也

鯉趨而過庭

正誤云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廿九字

懸衾篋枕

閩本監本毛本作衾此本誤食今改正案內則懸作縣懸俗縣字

以教愛者也者

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也

疾痛疴癢

案禮記作苛癢

無宜待教 浦鑑云無宜疑誤倒或宜爲容字之誤

是嚴多而愛殺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愛此本誤成今改正

不和親則忘愛

正誤和作教

聖人謂明王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王此本誤正今改正

此言父子恩親之情

正誤親作愛

同君之敬

閩本監本毛本作君之此本二字誤倒今改正

君之於太子也

案禮記太作世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

案禮記無者字此誤衍

君子之不貴也

岳本之下增所字案正義亦無浦鑑云脫所字非也

是知人君若達此盡愛敬之道

閩本監本毛本達作違此下有不字是也

言君子如此

浦鑑云君子當人君誤是也

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

浦鑑云言當亦字誤是也

臨撫其人

岳本撫作於案正義亦作撫岳本非也

道者陳悅也 閩本監本毛本者作謂不誤悅作說

此立德行義正誤此作云是也

魯徐生善爲容

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

威儀不差夫也 閩本監本毛本夫作失是也

孝經注疏卷五校勘記

萬葉集卷五

文部省書院本
舊余士清藏本
西古藏本

萬葉集卷五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人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平居必盡其敬養則致其樂就養能病則致其憂色

滿容行喪則致其哀辨踊哭泣。齊戒沐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則未爲能一正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

致親之孝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晝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

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寢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

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正義曰此依

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

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后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

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懼○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

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

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懼○注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

案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僊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齊戒不寐

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奧於彼○注齊戒至不寐

○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在醜不爭和順以從衆也當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

之養固非孝也

疏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中不可爲急爭之事是事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竟已甚杜預云竟猶爭也故注以竟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刀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刀相讎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上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必及刑辟故此次之罪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要君者

無上

君者臣之稟命也是無上也

而非聖人者無法

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

非孝者無親善事

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

此大亂之道也

言人有上三惡

豈唯

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

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且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

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

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

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

割其額而涅之曰墨刑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

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

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

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

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

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

周禮引書傳曰決闕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劓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

宮矯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

云贖

孝經注疏卷六

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
譽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於樂之聲節起
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
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
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者釋安上治民也制百口禮殊事
而合敬樂異人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
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
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
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居上敬
下盡得懼心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
曰悅也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
謂禮主於敬也入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
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
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卽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
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
毋不敬是也○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尙書五子之歌云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懼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懼心
則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懼心是也舊注云一人謂
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
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而膝骨也。刖謂斷其膝骨。案周禮不言臏而云刑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五百罪。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三千。劓罰之屬五百。剕罰之屬三百。髡罰之屬二百。剕罰之屬三百。夏禹臏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此承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猪焉既云學斷卽斯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靡詳。里悝命臯陶有五刑。五刑著案風俗通曰臯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凡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案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不敢要以從己。是以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晉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之法也。○注言人不忠於君不敢有非毀之者是無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不忠於君不敢法於聖不愛於親。

疏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右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行而後徧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正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充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正教

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欲

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義曰

○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注風俗至於樂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悌也○正義曰

○正義曰

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越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教受其風上而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以風上也政教失則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教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尙書益稷篇因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生人察天下理治及忽性也世本皆是

孝經注疏卷六
中華書局聚

孝經注疏卷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正義云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次聖人之後案人當作治

擗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踴監本泣誤立案說文有踊無踴

齊戒沐浴石臺本岳本闔本監本毛本齊作齋

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正誤處下有在字無也字於作其

致親之孝正誤孝當作懽是也

敬進甘脆而后退諸本作進此本誤道今改正毛本后改後

言孝子冬溫夏清閩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此古之世子浦鏗云此當記字誤

其有不安止閩本監本毛本止作節是也

雖儻人非其倫閩本監本毛本儻改擬案作儻是也

以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毛本上以字作亦是也

其義奧於彼正誤奧作具是也

謂以兵刃相加監本刀誤不

此則刃劍之屬正誤刀作刀依左傳注改

五刑章第十一

又禮記問喪云案問喪當作服問

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案此二句誤倒當乙轉

君者臣之稟命也石臺本之作所岳本監本毛本稟作稟與石臺本合

聖人制作禮樂石臺本岳本樂作法

尚感君政正誤政作仁

割其頸而涅之曰墨案割當作刻

釋言云剕刑也案爾雅剕作蹕說文亦作蹕

與椓去其陰監本毛本椓作椓案說文作椓云去陰之刑也玉篇作椓云今本椓作椓此唐

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剏爲椓陰衛妄謂剏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剏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剏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尙書剏剏剏此篇云剏椓人陰是其證也

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

案說文云臏膝骨也說文臏作髓膝作鄰案臏者髓之俗字

則臏謂斷其膝骨閩本監本毛本則作剏是也

以厲萬民之罪案厲當作麗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監本官作宮是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故以右章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名是也

化行而後徧彰正誤徧作德是也

莫善於悌鄭注本作弟此正義本則作悌

此夫子述廣要之義正誤要下補道字是也

隨其越舍之情欲監本毛本越作趨是也

於樂之聲節 正誤於作則

禮云 正誤云上補記字

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

禮記辨作別

制百口 閩本監本毛本作樂記云

樂異人而同愛 案人當作文同禮記作合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毛本而誤則

入明敬功至廣 閩本監本毛本入作又是也

孝經注疏卷六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以教敬

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以教敬

君也疏子曰至君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

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

以教敬

則天下之爲君者皆得其臣之敬○注言教至於外○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

以教敬

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閭巷是流於外○注舉孝至父兄也○

以教敬

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爲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

以教敬

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卽謂發諸朝廷至乎州

里是也云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

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若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

觀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

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

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愴易也義取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愴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疏詩云至者乎○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洞酌之詩以贊美之愷樂也愴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案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第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曰愷樂愴易釋詁文云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尙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爲蒼蒼然生草木之處今不取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脩上三於後代疏子曰至世矣○正義曰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可能孝於後代疏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能孝

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
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事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敬。悌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
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
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脩上至後代○正義曰此
依鄭注也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
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
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卽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正義曰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問聞揚名已上
疏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
名章次揚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事父
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正義**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間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未
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尋上所
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
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
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
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
親則孝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

陳事親之跡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卽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人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獻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失其家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

又焉得爲孝乎○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陳諫爭

之義因乃謂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

深不可也旣謂之後乃爲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於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荅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

云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案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
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所以不義云理所不可故再言
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
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
心鬼神之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
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貴省文故
曰家國也案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案文
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
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
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
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見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三人之數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
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
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
匹夫也又案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四輔周禮穆王命伯
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案周禮不列疑丞周官
歷敘羣司顧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
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周主申父之爲太史爲前後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輔弼
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尙書以四爲前後命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
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禮何以無言疑丞說輔弼

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工。謳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讜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注令善至善名○正義曰令善也。釋詁文云益者三友論語文卽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言善名爲受忠告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注父失至不義○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孝經注疏卷第七

孝經注疏卷七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李善注文選庚元規讓中書令表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注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石臺本門改家諸本仍之

則天下之爲君者正誤爲下補人字是也

至乎閭巷

案禮記作州巷下作州里亦非

案禮教敬

正誤敬作孝

若朝覲於王

閩本監本毛本若作君是也

詩云凱弟君子

閩本監本毛本凱弟作愷悌

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

閩本監本毛本結作結是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次德之後

案次下脫廣至二字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正義曰先儒以爲居家理文注云讀居家理故治與上異讀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故字後人依石臺本增入非也

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

案當作述廣

可移於績

正誤於作治是也

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

正誤居作若是也

此一章之文

正誤一改士是也

亦士章之敬悌義同

案敬悌當作孝順

諫諍章第十五

石臺本唐石經友爭子今本白虎通引並作諍非

前後並作諫爭經爭臣爭

皆諫諍也

案當作爭

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

諸本因作問依正誤改

故疑而問之

岳本之下有也字衍文

夫孝人之經

案人當作天

劉獻曰閩本監本毛本獻作讞案作獻避所諱

子曰是何言與 鄭注本作歟用正字此正義本作與則用假借字

不失其天下 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

衍耳

則身不離於令名

鄭注本無不字與此不同說詳釋文校勘記

則身不陷於不義

閩本陷作陷注及正義同石臺本唐石經案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毛本作陷是也

陳諫爭之義

正誤陳作非是也

鬼神之主

正誤之作乏

則見之四輔

正誤見作記

商命

閩本監本毛本商作罔是也下同

摠名卿七

監本毛本摠作總七作士案作士是也

左傳稱周主申父之爲太史也

毛本父作甫案主申父當作辛甲

瞽爲詩

閩本監本毛本作瞽此本誤鼓今改正

以匡無道之主

閩本監本毛本作匡此本誤宝今改正

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卷七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八

感應章第十六

邢昺注疏

正疏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地能感至誠而降福正疏子曰昔者明王至神明彰矣○正義曰此章夫子述明王以佑故曰彰也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明察必致福應一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卽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二焉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案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蒸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能明察也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狩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

設罿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不降福應以祐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案此則神感至誠當爲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至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兄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言能敬事宗廟則脩盡敬則祖考來格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於克誠故曰著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威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宗廟能身慎行恐辱先也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威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宗廟能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爲天子於天下宗族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于四海故曰無所不通正義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於先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歆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能致敬於宗廟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己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諫爭兼有諸侯大夫此章唯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勗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能致敬於宗廟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己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弟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案曲禮曰父死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廟未毀其胤皆是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讌族人與父兄天子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父子齒

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讌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讌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案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謂普天下者此依正注也禮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者案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沒慎行不辱先也敬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尚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克誠尚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招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敢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通○正義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此極孝悌之心也云則至性詩云自西自東自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義取德教流行莫充事應感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

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本文云鑄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爲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詩謂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鄰自西而東滅紂恐非其義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思也德化流行則無不服言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卽無思也

事君章第十七

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升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上謂君也

進思盡忠進見於君則退思補過君有過失

將順其

美將行也君有美匡救其惡匡正也救止也

過惡則正而止之

君有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以忠事

善則順而行之

接下君臣同

正義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

君也言入朝進見

德故能相親

正義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

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

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

謂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

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

人君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

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

韋注也說文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

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所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案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孔注尚書。太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親○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傳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是其義也左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左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忘之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贊忘也正義曰詩云至忘之○正義曰夫子述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遐遠至忘也○正義曰云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者遐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贊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案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之義

孝經注疏卷第八

孝經注疏卷八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八校勘記

感應章第十六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

感正義前後並同今本作感應依

鄭注本改非正義本也

案事當作至

孝悌之事

案事當作至

言能致事宗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致作敬不誤

神明彰矣

鄭注本作章矣此正義本則作彰矣

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

毛本誠作誠正義曰按此則神感至誠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案陸氏尚書音義亦作誠音

咸毛本作誠是也

能致感應之事

案感應當作應感此處誤倒

是事父之孝通天也

正誤通下補於字案下文作事母之道此作之孝二者必有一誤

此依玉注義也

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不誤

謂蒸嘗以時

浦鐸云蒸當作烝

誠和也

監本毛本誠作誠是也

則神祇感其至和

閩本監本祇作祇案祇訓敬與神祇字別

不降福應

閩本監本毛本不作而是也

書曰至誠感神

毛本誠作誠是也

自天祐之

毛本祐作佑案當作祐

當爲至誠

毛本誠作誠是也

享於克誠

石臺本享作亨

光于四海

大戴記曾子大孝云衡之而橫於四海庶人章正義橫乎四海北史孝行論塞天地橫四海則此古本亦必作橫鄭氏注樂記號以立橫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並云橫充也卽爾雅之恍充也書堯典僞孔傳光充孔沖遠正義光充釋言文案戴震云橫轉爲恍誤之脫爲光又云光被四表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說甚詳獨未及此經

光于四海

石臺本岳本于作於

是不忘其祖考

閩本監本毛本忘作辱是也

然諫議兼有諸侯大夫

毛本議作諍案諍當作爭

謂與族人讐

閩本監本毛本讐作燕下文並同按燕乃宴之假借字讐俗字

故其詩曰 浦鑑云其當作楚茨

祖廟未許 閩本監本毛本許作毀是也

此依正注也 閩本監本毛本正作王是也

禮防記云

閩本監本毛本防作坊案禮作坊坊乃防之別體廣韻坊下注見禮卽指此

地曰祇 閩本監本祇誤祇下同

故曰祇也 毛本祇作祇是也

故曰至性如此 浦鑑云故曰當者言二字之誤

光於四海 毛本於作于

疏爲德教流行 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疏爲作義取不誤

莫不敬義從化也

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敬作服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案鄭注本則作被自石臺本改爲服諸本仍之

以明無所不道 閩本監本毛本道作通是也

詩今文云 浦鑑云今文二字衍文

德教流行 諸本教作化依正誤改

事君章第十七

次應感之後正誤作感應非是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石臺本唐石經本誤孝今改正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此故上下能相親也唐石經初刻作故上下能相親磨改增也字故此行古一字

而子人下也此本脫子字依閩本監本毛本補

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本六曰之閒空闕一格非是

不敢作王言也閩本監本毛本作作斥是也

王之職有缺監本毛本缺作闕是也

尚書太誓云閩本監本毛本太作泰案當作大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

匡正釋詁文也案詁當作言

汝無面從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面此本誤而今改正

無日忘也岳本蹙作暫案玉篇云蹙與暫同監本忘誤志

雖復有時離遠閩本監本毛本作遠此本誤達今改正

孝經注疏卷八校勘記

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

哭不僂

聲氣竭而息禮無容

觸地無容

言不文爲

不文爲

文飾服美不安不安心

故服縗麻聞樂不樂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

蔬食水飲

此哀戚

之情也

謂上六句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

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

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喪親之義

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

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

感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

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卽毀瘠不令至於殯滅性命此聖人所制

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終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

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

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

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

大功之哭三曲而儻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儻聲餘從容也是儻爲聲

喪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儻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

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

爲文飾○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注不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人制禮令服縗麻當心龐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脣經首經俱以麻爲之故聖人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旣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位定初喪是皆服美故宜樂不聲也○注悲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父母之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旣殯食粥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殯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度情者是毀瘠過度也始死傷腎乾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間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

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間○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者此依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殯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身跂而及之也○注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之憂及聖人以三年爲制者卽三年爲文其寶二十年而畢故三年而終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之則云將申天條飾先君子與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

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周戶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簋

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

而辨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辨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穴也

兆塋域也葬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附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寒暑變移益用

增感以時祭祀

正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

展其孝思也

正義爲之至思之○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

而舉戶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感葬則男踊女辨哭泣哀號以送

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

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注周戶至棺也

○正義曰云周戶爲棺周棺爲椁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者欲人之

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櫬周於棺土周於櫬

約彼文故言周戶爲棺周棺爲櫬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櫬之言廓謂開廊不使土

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櫬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櫬周人牆置翫

則虞夏之時棺櫬之初也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者此依孔

傳也衣謂襲與大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

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

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

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

九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禕祫也喪大記云布紺二衾

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櫬之數貴賤

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兜草棺梓棺二最在內者水

牛皮次外兜。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梓棺厚四寸謂之梓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兜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梓棺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梓棺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大。夫。梓士雜木。梓是也。○注簾幕至感也。○正義曰簾幕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簾幕實之陳之是簾幕爲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簾幕盛黍稷稻梁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據此女旣有踊則男亦有辯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旣夕禮柩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宜祖故發智擊心爵踊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辯言之謂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旣載而設奠謂之祖載送之義也○注宅墓至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則兆域也者依孔傳也案土喪禮筮宅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則兆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
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
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儻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惄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
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
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
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行之始
終也備陳死生之事至終矣○正義曰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
義以盡孝子之情○正義曰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
盡矣死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
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終始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
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事無所不盡也

孝經注疏卷第九

孝經注疏卷九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故發此事石臺本岳本事作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

哭不依

釋文云

哀從口

衣聲

依從人

衣聲

依依

聲形

皆相

近

故誤

陸氏本作依

故云

說文作

哀音同

又云

俗作

依

說文作

哀音同

又云

俗作

哀

非以

哀爲依

爲依

之俗寫

也今依既誤

依因改

爲哀

爲哀

之改

依爲哀

矣

說文無依

說文無依

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

是可證哀爲依

之改

依爲哀

爲哀

故服縗麻

釋文云

縗字或作衰

岳本同

此正義本則作縗

按縗正字衰假借

故蔬食水飲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蔬作疏

此哀戚之情也

石臺本宋熙寧石刻

岳本鄭注本

感作感

唐石經此處刊闕證

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感俗字

毀不滅性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

岳本閩本監本毛本

作滅

此本誤減今

皆哀戚之情也

監本毛本感改戚

示民有終畢之終也

閩本監本毛本下終作限不誤

又曰大功之哭 閩本監本毛本作又此本誤文今改正

又云不言而事行者 閩本監本毛本事行誤倒

當心麤布長六寸 監本毛本心作以麤作麤是也正義當上補綴字是也

麻爲腰經首經 閩本經誤經下同正誤云爲當謂字誤是也

但位定初喪 閩本監本毛本作定位是也

傷腎乾肝焦肺 閩本監本毛本賢作腎是也

將申天脩飾之君子與 閩本監本毛本申天作由夫是也

天下之達喪也 案今本論語作通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鄭注本作槨此正義本則作槨按槨正字槧俗字

舉謂舉屍內於棺也 岳本屍作尸按屍正字經傳多作尸同音假借也

而哀感之 岳本感作戚注同

擗踊哭泣

石臺哭泣

本踊作踴注同李善注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引孝經曰擗踊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鄭注本作厝按儀禮士喪禮注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此正義本則作措字厝措義別而古多通用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釋文云享又作饗之石臺本作亨注同

布給二衾 盡本毛本給作紿是也

謂水兜革棺 閩本監本毛本作革此本誤費今改正

柕棺一 閩本監本毛本作柕此本誤地今改正下同

次外兜生皮 正誤生作牛是也

言漆之椑 椢然 盡本毛本作𡇉𡇉

柏榔以端長六尺 毛本作柏椁與檀弓合下同

是簠簋爲器也 正誤爲下補祭字

盛黍稷稻梁 盡本毛本梁作梁是也

惻怛之心 閩本監本毛本作怛此本誤但今改正

故祖而誦之 閩本監本毛本祖作袒誦作踊是也

周禮家人 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是也

諸侯五廟 正誤五上補立字是也

周還出戶 正誤云下脫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十三字

明日祔祖父正誤祔下補於字

如將見之是之 閩本監本毛本下之作也

死事哀感 岳毛感作戚注同

死之義理備矣 正誤之上補生字是也

孝行之終始也者 案當作始終

孝經注疏卷九校勘記